

禪宗棒喝教學所蘊含之意義(一)

黃士益

摘要：

禪宗「不立文字」、「教外別傳」，其施教之方式，可說是生動活潑，而且了無定跡可循，一切隨緣自在，任運萬物諸象以彰其道。這當中以契嵩禪師說得最貼切：「經頌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」。禪師的應機攝教，不管用甚麼手段，都是老婆心切，苦口婆心。自六祖慧能以後，禪宗蓬勃發展，極盛一時，秉持禪機教化，由於弟子根性的不同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禪宗五大宗派，其接引教化也各異其趣，一花開五瓣，分別是「臨濟宗」、「曹洞宗」、「雲門宗」、「潯仰宗」、「法眼宗」。在禪門諸多的施教方式中，特別是「棒喝」的教導最令人驚心動魄，何以禪師會以棒喝作為一種教學手段？因此，本文就以禪宗棒喝的教學特色為主軸而淺談之。

關鍵字：禪宗、棒喝、教學、宗教

一、禪宗棒喝教學的歷史

禪師為何常用棒喝作為一種教學手段？他葫蘆裡賣的究竟是什麼藥？然而，反觀今日，動手揍人畢竟是一種粗暴野蠻的行為，禪門宗師又為何都會使用這種「粗暴」的方式來開導弟子，而樂此不疲，特別是在唐朝竟可以成為主流？其思想背景及精神意蘊為何？是值得探究的。

(一) 中國禪宗的起源

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經過長時間的文化衝突與文化融合，期間歷經老莊思想的對話，佛經的翻譯與佛教不同宗派形成的討論，加上隋朝天台宗智者大師與唐朝華嚴宗初祖杜順，對於眾多翻譯的佛經進行經義與教學次的「判教」，佛教理論的建構可說日益完善。當佛教的教化，從「理論」進入到「實踐」之時，佛教「離苦得樂」的解脫思想，藉由禪宗的發展，更進一步的落實，以「禪教合一」時修實證，由「體」發「用」，達到體用一如的境界，形成中國獨特的禪宗。

唐宋以來，禪宗思想融會了整個中國文化，禪宗

已不只是佛教的禪宗，也是中國文化禪宗。中國禪宗發展的基本脈絡，可以上承西天二十八祖（幾祖眾說紛紜？有說西天三十五祖，亦有說西天八祖），從早期的靈山會（五燈會元所載）上，釋迦牟尼佛以無上正法付囑弟子迦葉尊者開始，是為此宗之起源。爾後，一代一代，代代相傳，總共傳了二十八代，作為印度禪宗祖師傳承的代表。輾轉囑累，至南朝梁武帝之時，「達摩祖師」付法衣鉢東來，將禪法傳入中國，單傳心印，開示迷途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此則為中國禪宗初祖。之後歷經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、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。至慧能六祖，衣鉢遂止不復傳。後來，以神秀禪師為中心的一派，形成了「北宗」，重視「漸修」法門；以慧能禪師為中心的一派，形成了「南宗」，重視「頓悟」法門。六祖慧能以後，南宗大盛，逐漸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。後又一花開出五瓣，有「臨濟宗」、「曹洞宗」、「雲門宗」、「潯仰宗」、「法眼宗」。五大禪宗宗派，影響中國禪宗極為深遠。

慧能禪師的禪法，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之後，五大宗派各自發展，直至南宋之初，又出現了臨濟宗一脈的大慧宗杲禪師（一〇八九—一一六三）所提倡的「看話禪」與曹洞宗一脈的宏智正覺禪師（一〇九一—一一五七）所提倡的「默照禪」。正有所謂「曹半邊，

臨天下」，兩者分庭抗禮，成為宋代的禪門雙璧。

（二）思想淵源

禪宗初期，達摩禪師傳承的禪法，開始以四卷《楞伽經》相授受，其目的在「藉教悟宗」，重視教理與禪觀相輔相成，後來又加入了《般若經》的思想，師徒相傳，以心印心，所謂「不立文字」，但又不離語言文字，不離不即，不為判教之荊棘法數之計度所縛。相傳於五祖弘忍之時，卻一改初祖菩提達摩以來的傳統，不再用《楞伽經》作為禪宗的代表經典——「心印」，相反地，卻改採《金剛經》作為禪宗的「心印」。在宋·蔣之奇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〉裡面，曾這麼一段記載說：

昔達磨西來，既已傳心印於二祖，且云：「吾有《楞伽經》四卷，亦用付汝。即是如來心地要門，令諸眾生開、示、悟、入，此亦佛與禪並傳，而玄與義俱付也。」至五祖，始易以《金剛經》傳授。¹

五祖弘忍首次以《金剛經》來傳法，爾後，《金剛經》即正式成為六祖慧能之後的禪門心印。楊惠南教授主張，就在「一切皆空」，以及「不可說」的般若思想下，發展出「棒喝」的禪風。德山（七八二—八六五）的

棒喝，把《金剛經》裡的般若空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；使難以分辨的「雙頭」（任何相對的概念），在德山的一棒之下，完完全全地粉碎！²

舉德山上堂為例：

小參示眾曰：「今夜不答話、問話者三十棒。」時有僧出禮拜，師便打。僧曰：「某甲話也未問，和尚因甚麼打某甲？」師曰：「汝是甚麼處人？」曰：「新羅人。」師曰：「未跨船舷，好與三十棒。」……又曰：「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」³

我們假若從純粹語言學的角度來看，行棒乃是一種特殊的言說方式。棒喝的使用者們深信：人為的語言永遠不能揭示世界的真相，在「能指」與「所指」之間有一條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，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「言語道斷」、「心行處滅」。一棒一喝不僅解構佛教語言，而且解構一切與思維有關的語言，嚐試用一種無言之言傳達佛理禪機。⁴在「棒喝指引」之下，將妄念一下粉碎，剎那間，原來的本性靈明，有如煙消雲散，日照天下。如此看來，我們就可以明瞭何以「說」與「不說」都要挨棒的原因？尤其是臨濟宗最喜用「棒喝」的方式來教導禪門弟子，一般人平常所纏繞的心理情緒，也唯有藉著這突如其來的棒喝，才能夠立即打消轉移，有如

雲散天青，撥雲見日。作為德山學生的巖頭，亦評自家師尊的教學風格是：「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，佛來亦打，祖來亦打。」⁵祖師們何以如此好打呢？這亦可由另一個公案來參究：

雪峯問：「從上宗乘，學人還有分也無？」師（鼎州德山宣鑒禪師）打一棒曰：「道甚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至明日請益。師曰：「我宗無語句，實無一法與人。」因此有省。⁶

註：

1.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，《大正藏》16, no. 670, p. 479, b。
2. 楊惠南：《禪思與禪詩——吟詠在禪詩的密林裡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99年1月1日初版），頁26-27。
3. 《五燈會元》卷7，《卅續藏》80, no. 1565, p. 142, c-143a。
4. 周裕鐸：《禪宗語言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，1999年12月的1版），頁61。
5. 《五燈會元》卷7，《卅續藏》80, no. 1565, p. 143, a。
6. 《五燈會元》卷7，《卅續藏》80, no. 1565, p. 143, a。

（未完待續）